思旋 天地 思旋

應落實振興體育發展

每當有大型體育賽事，香港運動氣氛炒得熾熱。接踵而來，當然是各界歡迎運動員凱旋歸來，風光一時無兩。二十年前，李麗珊代表香港奪得首面奧運金牌，她的一句「香港運動員唔係垃圾」比「養一個小朋友要四百萬」同樣有分量。二十年過去，敢問高官支援體育事業發展政策？

香港體育發展政策零碎化，雖有不少有心人為此出力，但多年來仍然像舉辦嘉年華會式推行。從硬件上，香港體育設施支援不足，沒有全面規劃發展，就如李麗珊摘金的水上運動項目，二十年來也沒有具規模的水上活動中心出現。今屆單車項目因為李慧詩而受矚目，但合格單車徑仍然只聞樓梯響。論軟件，更是寥寥可數。二零一零年民政局提交的《體育發展的政策及目標》以建立社區熱愛體育文化、體育精英化及香港體壇中心盛事化作為三大發展方向，但重點在於入選運動員日常生活及出賽經濟資助、退役後出路支援以及公眾特別是家長對職業運動員專業性尊重程度等，政府顯然力不從心。

李慧詩之所以稱為「牛下女車神」，因為她在牛頭角下邨成長。香港運動員的辛酸除了艱苦訓練外，他們對生活壓力往往需要一邊工作一邊訓練，魚與熊掌，如何兼顧？

運動事業發展能團結社會，在民望低迷時期，政府如何「捉鹿要識脫角」，關鍵當然是把「振興香港體育發展」期票兌現吧。

隨想國 興國

誰與爭鋒？

金庸的武俠作品《倚天屠龍記》中，那「倚天一出，誰與爭鋒？」的名句，相信看過此書的人都會記得。屠龍刀儘管很鋒利，但面對倚天劍時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小說的設計，就是讓倚天劍砍斷屠龍刀，取出內藏的秘笈。

但如果倚天劍面對鴛鴦刀時，是劍還是刀鋒利？或者這兩者在面對古龍小說《多情劍客無情劍》的李尋歡時，是飛刀更鋒利嗎？

金庸在《神鵰俠侶》中的獨孤九劍，卻說鈍劍無鋒，最後達至用木劍亦可殺敵的境界。可見在武俠世界中，靠的並不是武器的鋒利與否，而是一招一式加上內力。

我曾經想過，如果把名家的武俠作品中的人物，齊齊比試，誰會是最後的勝利者？是如來神掌厲害，還是降龍十八掌厲害？是西毒歐陽鋒的毒物厲害，還是唐門的暗器厲害？其實，這是沒有答案的，因為要看創作者描述哪種厲害，那就是天下的第一了。

在現實的世界裡，任何武器都比不上槍炮，槍炮又比不上導彈，因為那是遠距離就可以殺人的利器。所以，導彈一出，誰與爭鋒？

這些武器，都是殺人於有形，是由人控制的，如果人類不自相殘殺，什麼導彈核彈都不會使用。那麼可以殺人於無形的利器是什麼？

記得多年前上演過的一部內地電影嗎？片名叫做《集結號》，裡面有首主題曲叫《兄弟》，裡面有歌詞說，歲月鋒利，是最厲害的武器。因為任何人只要歲月到了盡頭，就必然要仙遊而去，無人能夠躲避。還有歌詞說的是，死亡最是無敵。

所以說，歲月一出，誰與爭鋒？

琴台客旅 伍呆呆

我的烏龍我做主

我一直是個很「烏龍」的人。

如果在三天之內我沒有幹過諸如打爛杯子、摔爛盤子、炒菜把鹽巴當白糖放、洗衣服時左手指甲把右手戳得鮮血淋漓、在熟悉無比的家裡撞破額頭、萬里晴空青天白日之下平地摔倒此類的事，我會懷疑自己是否有點反常了。

前些天我的眼睛很癢，經過自我診斷是習慣性的結膜炎、角膜炎之類的小毛病，我把眼睛狠狠地揉了無數遍之後去照鏡子，發現兩隻眼睛都變得血紅血紅的。在外地開會的歐巴收到我的信息，得知情況後打來電話吩咐我不許再用電腦，要勤滴眼藥水。之後我躺在床上看書時又照了無數遍鏡子，每照一遍都恨不得鏡子裡自己的眼睛已經變得黑白分明了，可惜照來照去還是兩隻兔子眼。

已經滴了數遍眼藥水，我的眼睛還是奇癢無比，我抓狂地在眼皮上又戳又捏又揉，然後又照鏡子，發現眼角垂下一塊細細的薄膜，我把它拽下來之後突然感到恐懼起來：是不是眼角膜掉了？想到這一點，我馬上上網搜索眼角膜脫落之後的症狀，看到網上的資料說眼角膜脫落會導致視物變形，然後會失明。於是我用兩隻眼睛輪流看家裡的各種物品，發現這些物品果然看上去和平常有點不一樣，而且都模糊得嚴重，如此我的心便沉了下去。

我走進露台花園，戀戀不捨地盯着不遠處翠綠而朦朧的梧桐山看了很久，想到失明以後我再也看不到眼前這美麗的青山，午飯也無心吃了。因看了網上的資料說眼角膜脫落之後最好多吃胡蘿蔔，便又去冰箱裡拿了胡蘿蔔熬湯，喝了兩碗後心灰意冷地躺下……

歐巴開完會回家來，一進門我就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的眼角膜掉了！」歐巴馬上拿手在我眼前揮了揮：「你現在看得見我嗎？」我點點頭，滿心悲傷地撲進歐巴懷裡，彷彿已經看到了我失明後被他拋棄的悲慘場面。

結果和以前烏龍過無數次的結果一樣，歐巴拉我坐下，耐心地給我上了一堂科學課，告訴我眼角膜長的位置不是我揉揉捏捏就能把它弄脫落的。眼睛一直癢的原因是我每次都睜着眼睛，滴完眼藥水又一直睜着眼睛照鏡子，炎症好得了才怪！

此後許久，歐巴都一直拿我的「眼角膜掉了」來取笑我。

最近和師父合作準備拍攝的一部電影片子在廣電局的網頁上填表申報立項，我又一時烏龍，竟然把自己苦思冥想出來的片名填錯了一個字，變成另一個片名報了上去。所幸雖然錯了一個字，對影片的內容影響並不大，並未造成什麼損失。

此事被外號叫「小迷糊」的女友知道了，對我狠狠地取笑了一番，同時忘記了自己也是「烏龍」一族，開車時只會用「這邊、那邊」辨別方向，連前後左右都弄不明白，更別提分清東南西北了。估計如果沒有導航，小迷糊肯定每天只能在自家樓下迷路，連出門都不可能了。不過，小迷糊並不覺得自己最「烏龍」，因為我們的另一女友，常常要把車開到路邊的水泥柱子上撞一下才能停下來。

當然，小迷糊和我們那位女友，都只是在生活中的小事上烏龍，在處理正事的時候，聰慧得很，心裡比誰都明白。

其實人生也是一樣，有些人平時處處精明，每件小事都不願吃虧，而且花在揣摩別人某句話、某個表情上的時間很多，但到頭來往往機關算盡太聰明，也沒見到真的獲得什麼，卻也疲累得不行。

所以我想繼續烏龍下去也不一定是壞事，只要不影響別人，自己烏龍到把烏龍常態化，每日吃得香睡得着，倒也是件樂事。

百家廊 馬承鈞

雨中的感動

旅行團抵達無錫那日正逢七夕，天又降起綿綿細雨，且淅淅瀝瀝下個不停，頓覺涼爽許多。多數人留在賓館休息，我卻借了把傘，獨自「打的」去惠山古鎮——那裡有我一個久遠的夢。

小橋流水的惠山古鎮以「泉茶文化」聞名於世，直街、橫街和惠山泥人博物館都很有名。在一派江南韻致映襯下，眺望乾隆下江南時點讚的「江南第一山」惠山美景，大有心曠神怡之感。

筆者此訪的目的地——「天下第二泉」就藏在惠山東隅的錫惠公園內。它原名惠山泉，唐代茶聖陸羽來無錫訪友時曾居惠山寺，對惠山「泉源淵淪，篁木濃翠」景色很是讚賞，飲過惠山泉後，對清冽甘美的泉水更是傾心有加。後來陸羽品評天下水為二十等，惠山泉位列第二，「天下第二泉」的美譽由此得名。走進錫惠公園，我先要了一杯茶，自是香郁無比。導遊說惠山泉水質輕而味甘，能益諸茗色、香、味、形之美，所以歷代深受茶人讚許。筆者一邊品茗，任碧綠的茶葉在玻璃杯裡沉沉浮浮，一邊想起唐代大詩人李紳對無錫泉水的讚譽：「乃人間靈液，清鑒肌骨，漱開神慮，茶得此水，皆盡芳味也。」

最令我心往神馳者，並非歷來被達官貴人、文人墨客品茗遊玩、題詠放歌的「惠山泉」，而是這裡孕育了中國傑出的民間藝術家──阿炳和他那蜚聲海內外的名曲《二泉映月》！

踏着青石鋪就苔痕斑斑的小徑，穿過一片「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境地，便聽到潺潺泉水聲，名冠遐邇的「天下第二泉」就掩映在一片奇石古樹之中！我之所以對此耿耿於懷情有獨鍾，冒着大暑千里迢迢而來，因為此地乃民間音樂家阿炳隨父親華清和當道士、習音樂、獲得創作靈感的聖地。我自小酷愛阿炳樂曲，那纏綿如訴的旋律常使我夢繞情牽，心動神馳，拜訪天下第二泉是我醞釀多年的夙願！黑白相間的「天下第二泉」五個大字赫然鐫在藤蔓攀爬的石壁上。相距不遠的長亭裡有古曲緩緩淌出，是一位身着青色長衫的老者在演奏《二泉映月》，迷離中令人誤以為他就是阿炳先生呢！

不禁想起阿炳（1893—1950）可歌可泣的身世來。他原名華彥鈞，無錫東亭人。他聰明好學：自幼隨父在雷尊殿當小道士，在私塾讀三年後，從父學鼓、笛、二胡、琵琶等樂器。他12歲能演奏多種樂器，並參加拜懺、誦經、奏樂等活動。18歲被無錫道教音樂界譽為演奏能手！他又命運不濟：4歲死了母親，21歲患上重疾，32歲雙目失明……失明後他在無錫街頭以賣唱和吹奏樂器為生。他常常自編自演當日新聞，抗戰時還演唱過《漢奸的下場》等愛國歌曲，勝利後則演唱抨擊國民黨黑暗統治的節目。用今天的話說，他是一名「創作型音樂家」。

阿炳是不幸的！黑暗的時代吞噬了他的光明與親情，煢煢孑立的他只好借胡琴消愁，與絲竹共鳴……他又是幸運的：神聖的音樂滌蕩了他滿腹的悲愴與壓抑，無情的滄桑賦予他一雙聆聽天籟的耳朵、練就他一顆創造奇蹟的慧心。他一次次來到二泉邊，用琴聲傾吐自己的滿腹情懷，一闋闋神籟自韻、蕩氣迴腸的樂曲猶如這二泉之水噴湧而出。他創作了270多首民間樂曲，不朽的二胡曲《二泉映月》、《聽松》和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更成為中國名曲！茫茫雨幕中我走近泉邊，松濤呼嘯、泉水丁冬中耳邊又蕩漾起《二泉映月》的纏綿之聲。佇立二泉之畔，遙想七八十年前一位羸弱的盲道士隱居於此、思索於此、操琴於此，淚水和雨水不由融為一體自兩腮滴入深潭。我彷彿聽見一顆孤獨的靈魂在悲吟，看到一個消瘦的身影在抗爭。

想當年，多少月朗星稀的夜晚，阿炳臨青山幽泉演奏二胡之時，不知是何心境、有何況味？命運多舛的阿炳正是從這丁冬泉水中感悟出人生的奧秘、傾聽到音樂的律動，冥冥中似乎受命運的支配，心中騰起一股股強烈的情感漣漪和創作慾望──貧困潦倒的童年、沿街賣藝的酸楚，遺恨、眷戀、迷茫、渴念，愛與恨、情與仇、靈與肉、生與死……一切的一切像湧泉般在他心田汩汩流過，化作手中哀怨繾綣的音符。他兩眼一片漆黑，胸中卻擁有一彎聖潔的明月，於是一闋以二泉和月光命名的撼人魂魄的二胡曲就這樣在二泉之畔「水到渠成」。

1949年4月無錫解放，阿炳和他的樂曲迎來新生。1950年夏，中央音樂學院楊蔭瀏教授等人專程來無錫為他錄製《二泉映月》、《聽松》、《寒春風曲》三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龍船》和《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這些「民樂瑰寶」不僅在中國婦孺皆知，更躋身世界經典名曲之列。可惜囿於當時的條件，沒有留下任何影像資料。1950年12月4日，操勞一生元氣大傷的阿炳以57歲之齡英年早逝，葬於無錫西郊璨山腳下道士墓。文革中遭紅衛兵搗毀，有好心人悄悄原地拾骨。1983年遷葬於二泉南隅。我走近阿炳之墓，墓園不小，佔地700多平方米，形如音樂台，由中國音樂研究所和無錫市文聯所立的墓碑上鐫刻阿炳銅像。他頭戴銅盆帽、戴一副墨鏡，鬍子拉碴、衣衫襤褸，沒有一點「顏值」，但這位貧窮落魄的盲道士卻創作出樂壇經典，令人倍感潦倒中的高雅、卑微裡的偉大！

導遊說，作家陸文夫當年曾任《新蘇州報》記者，1950年冬偶聞《二泉映月》後扼腕震撼夜不能眠，翌日一早冒雪前往無錫，去崇安寺雷尊殿採訪阿炳。可惜陸記者遲來一步，阿炳已在半月前撒手人寰！只見其遺孀董彩娣在阿炳靈前焚香、燒錫箔。阿炳沒有遺像，桌上只有一塊木牌寫着「華彥鈞之位」。

翌日一早，我再次脫離旅行團去尋訪阿炳故居，它就在無錫老城原雷尊殿道館東面一間硬山頂小平房，阿炳就在此出生又去世。房間約20平米，內有小閣樓，仍保持原狀。1994年被無錫市人民政府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經省政府批准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無錫市政府斥資5,000萬元對故居進行修復擴建，佔地面積近300平方米，還建起當年阿炳說書、賣唱的「三萬昌」茶樓，其後成立的阿炳藝術委員會也落戶於此。由同為音樂發燒友的原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題寫館名。2006年，阿炳故居被國務院公佈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生前備嘗淒苦，身後倍享榮耀，阿炳絕難想到自己竟能享此「哀榮」吧！

天又下起雨來，遠處傳來古剎鐘聲伴我憑弔這位不幸又幸運的藝術大師。雨簾中回望阿炳故居，我這個來自中原的旅人激情難抑，真正領略到一種久違的深深的令人終生難忘的感動，我彷彿覺得阿炳並沒有遠去：你聽，這江南雨中正隱隱迴響着他那悠遠的琴音……

■天下第二泉 作者提供

方寸不亂 方芳

收拾眼淚

不論喜悅，還是失敗，四年艱辛付諸一戰，奧運的淚水最動人。

香港「牛下女車神」李慧詩，在全城期待中失去四強之爭的機會，她哭了十五分鐘，淚乾了，她說無想過自己沒有獎牌的。世事之痛，莫過於「坐定粒六」以為「有」，但意料之外竟是「無」。

李慧詩本來有力量取得金牌，背負着全城的期望出發，卻意外空手而回，失望可想而知。值得敬佩的是，她能收拾淚水再出發，為未來作出規劃。

中國女排以「逆轉戰術」，把衛冕冠軍的巴西隊摒於四強之外，當時席上一位巴西小男孩看着巴西隊失利，悲從中來，泣不成聲，淚流滿臉，看見孩子傷心，成人難免心軟。

運動競爭是慘烈的，不是成功便是失敗，不是你哭就是我哭，對不起，小孩子你也只能面對殘酷了。據說，小男孩是巴西隊主教練的兒子，他的淚水有民族尊嚴，更有父親的榮辱，你不能不為孩子的情感而動容。

巴西是奧運東道主，巴西女排準備在國民面前衝三連冠，誰會想到在全場助威聲中，失去奪牌機會？巴西團隊失望的淚水，加上中國教練郎平和運動員的喜悅之淚，可謂水浸運動場。

在女子自由體操，意大利選手上屆「梗頸四」，今屆以為可以再晉一級取得銅牌，殊不知還是差少少分數，擺脫不了「阿四」的宿命，她與教練相擁而哭，誰想做成世「阿四」？

擁有十八個世界冠軍的中國乒乓球名將王皓，連續三屆奧運屈居亞軍，英雄無淚，被稱為「千年老二」。運動就是這樣，艱辛努力的比拚，還要加一點運氣。

運動場外亦如此，有實力而無緣坐正的大有人在，其實「阿二」不易做，能做「阿二」已不錯。

翠袖乾坤 連盈慧

村上和大江

一九九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也許不是日本最暢銷的作家，所以當村上春樹的粉絲們，為他們心目中大熱的偶像失意於諾獎時，村上才禁不住那麼酸溜溜，以不屑而自負的口吻揶揄那些得獎作家，當中沒有誰比他擁有更多讀者，脫不了孩子式的驕傲，無形中便顯示出他對諾獎評判原意的無知。

諾獎不是什麼坊間暢銷書冠軍獎，要頒暢銷大獎，也不用年年消耗那麼多人力物力，大張旗鼓辦得如此隆重，只需來個國際市場調查便容易得出結果。看來諾獎一貫標準，不外乎重視作家本人品質，以及作者所屬鄉土精神和風格，可是從村上作品中，條件便有不足了，村上小說情節中人物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習慣，向來就好像刻意走「國際化」，跟他自己本國總是沾不上邊，要不是主角還有個日本名字，單從中英譯文就沒有人猜到出自日本作家手筆，不時為西方或者為中國崇洋讀者口味而傾斜，說句雞蛋和高牆譜西方之寵這種投機意向，歷屆文學獎得獎作家就沒有這種「聰明」，可見作家活躍不活躍，作品暢銷不暢銷，並非諾獎評判關注的重點。

大江可愛在行文樸素，重視家庭倫理正面題材，為人正義敢言而胸襟廣闊，正義敢言而受到迫害仍無在長年累月因反對軍國主義而悔，至今仍不恥小泉抹煞侵華史實修改憲法。他胸襟廣闊在熱愛漢學而拘泥古籍，兼愛巴金、冰心、茅盾和高行健，並為《靈山》中的喻意作過深切解讀，也曾虛心親到中國訪問莫言，文藝國際視野亦涉及中外他國作家，莎士比亞ノ卡夫卡之外，最令他心儀的還有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

年輕時讀過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仍念念不忘，宏觀量大，接納批評，研討會中有人說他近作不如早期，他亦虛心反省，承認加添句子修改過的作品的確不如原作自然，這才不愧大作家風範。

獨家風景 呂書練

不存在的房間

奧斯卡電影頒獎禮近年備受批評，指頒獎禮和得獎作品太主流或商業化，但其實仍有些上乘的小眾之作，以今年為例，最佳電影雖是代表美國主流的《焦點追擊》，但在其他各項提名名單上倒見到多部題材冷門的電影，包括我之前在這裡寫過的變性人之愛《丹麥女孩》和講婚外戀兼同性戀兼忘年戀的《卡露的情人》等，而獲最佳女主角獎的《抖室》(Room)同樣是一部值得關注的冷門電影。

港譯名《抖室》，比台灣和內地的譯名《不存在的房間》和《房間》好，那間既如其諸音「斗室」般大的囚室的確令人感到「顫抖」：一位十七歲的少女喬伊因為自小受媽媽教育，要用善心待人，相信和幫助他人，她於是相信了一位自稱丟失了狗兒的老男人尼克，結果被拐騙而遭囚禁在一個不足十平方米的房間七年。

其間，她生下名為傑克的男孩（電影一直沒交代其性別，但女人總不准男人碰孩子，每次男人到來，她就叫傑克躲進衣櫃裡）。那個房間也非在僻遠之地，旁邊有不少人家居住，但只有男子有房門密碼。女人一直被鎖其內，內有廚房和沐浴設備，男子不時帶些食物回來，只有屋頂天窗透進來的光線，或向上望到的天空，以及在電視節目上，孩子才看到「外面的世界」。

兩母子就這樣相依為命地在「斗室」中生活了五年。喬伊開始教好奇的孩子認識外面的世界，並策劃如何逃走。她先教孩子裝病，希望在男人帶他看病時借機向人求救，但男人只肯買藥回來。於是，她讓孩子裝死，並用地毯包裹起來，叫男人開車把「屍體」扔掉。結果，裝死的兒子終於從男人的車上逃了出來，警察也救出了喬伊。

但故事並沒就此完結，回到家跟父母團聚的喬伊雖感受到親友的熱情，卻為不幸遭遇耿耿於懷，尤其是父親無法接受傑克這個外孫，她一度自殺。幾經掙扎，她終於和兒子回到囚室看看，向過去告別。

這是涉及性罪案的電影，但編導沒去渲染情節的慘烈，而着重刻畫遭性侵者的心理變化及其母性，並以一個無辜孩子的眼睛帶出故事。看得令人揪心和感慨之餘，也促人思考：人生中的意外無法預料，一旦發生了，如何面對並走向未來？